



扬 剧

奇 印

上海文艺出版社

扬 剧

夺 印

(根据李晓晖、谈暄《老贺到了小耿家》通讯改编)

编剧 李亚如 王 鸿
汪复昌 谈 暄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9

内 容 提 要

一九六〇年春天,苏北里下河地区正是春耕生产的大忙季节,田野上歌声阵阵,热气腾腾。但是小陈庄生产大队却冷冷清清。原来,这个大队的实际领导权被坏分子所篡夺,他们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暂时困难,拉拢了阶级立场模糊、脱离群众的大队长,打击积极分子,大量地盗窃稻种,想从生产上破坏人民公社。

党派了优秀的共产党员何文进陈小陈庄当支部书记。经过一系列深入、细致、艰巨的工作,依靠群众,向坏分子进行斗争,终于把小陈庄大队的印把子重新夺回到人民的手中。

剧本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公社化后农村复杂而又尖锐的阶级斗争面貌,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这次重版,作者又做了一些修改,使剧本的主题思想更鲜明。

扬 剧 夺 印

(根据李晓晖、谈喧《老贺
到了小耿家》通讯改编)

李亚如 王 鸿
汪复昌 谈 喧 编剧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厂印黄陵厂订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插页 4 字数 65,000

1979年6月新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书号: 8078·3083 定价: 0.29元



再 版 前 言

扬剧《夺印》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开始创作，于一九六三年四月出版，一九六四年底修订再版，迄今已有十多个年头了。

我们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对剧本作了第十八次修改以后，曾写了《坚持创作，坚持修改，坚持提高》一文，其中提到“《夺印》从创作到修改、提高的整个过程，是我们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一个反复的过程；是接受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加强阶级斗争观点的过程；也是进行自我改造的过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夺印》剧本通过苏北里下河地区小陈庄生产大队在领导权上的斗争，深刻地反映了六十年代末期，我国社会主义农村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展示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人民公社化以后较早地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大型戏曲剧本。自从搬上舞台以后，对配合宣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精神，贯彻农村的各项政策，发展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以及推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都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从一九六一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仅扬州地区扬剧团就上演此剧五百多场，并为全国四十多个兄弟剧种，三百多个地方和部队剧团移植、改编上演。一

九六三年底，又改编成故事片搬上银幕。

《夺印》从开始问世不久，就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热情鼓励。一九六三年初，周总理了解到扬剧《夺印》在南京演出，亲自指示中央歌剧院迅速移植上演。同年五月，周总理在全国文联三届常委扩大会上作报告时，曾热情地肯定《夺印》是一出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好戏，并亲切地询问大会工作人员有没有把《夺印》的作者请来参加会议。当他听说《夺印》作者已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时，周总理微笑着点了点头。会上，他还说：“《夺印》我已看过三次。”他曾先后看过歌剧、评剧、曲剧等剧种移植改编的《夺印》。周总理看评剧《夺印》以后，说：“象《夺印》这个戏，内容是好的，方向是对头的。”直至周总理生病住院期间，还曾亲切地询问过《夺印》的情况。

敬爱的周总理对《夺印》的亲切关怀，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可是，在“四人帮”横行时，《夺印》却被长期打入冷宫，一度时期，并被当作“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毒草”批判。我们想到周总理对这个剧目的关怀和鼓励，想到广大干部群众过去对这个剧目的热情支持，想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剧目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又鼓起了修改上演这一剧目的勇气。一九七〇年以后，在中共扬州地委领导同志的关怀下，我们重新修改此剧。但当时“四人帮”在江苏的积极追随者却蛮横地提出不准用《夺印》这一剧名，对我们修改剧本设置重重障碍，几乎无法进行。后来，“四人帮”又挥舞“不准写真人真事”的大棒，再次将《夺印》打了下去。

揪出“四人帮”以后，《夺印》才获得了新生，能够重新修改上演。这次的修改本，我们基本上保持了原来剧本的主题思想、中心事件、人物安排和情节结构，并对原剧本存在的某些

缺点和不足之处，作了一些改动。如对党支部书记何文进的塑造，力图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加强。原剧第一场内容比较庞杂，“陈家门楼”设酒宴妄图拉拢腐蚀何文进这一情节，是放在幕后处理的。现将第一场分为一、二两场，正面展开何文进与陈锦仪在酒宴面前的初次交锋，通过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来展示何文进机智沉着的性格。“陈家门楼”在仓库设下圈套，阴谋陷害胡素芳的事件发生以后，这次修改本增加了何文进深夜从公社赶回大队，立即到现场进行调查，发现敌人留下的很多破绽，迅速揭穿了“陈家门楼”贼喊捉贼的卑劣伎俩，并与党支委严德林等人进一步研究了克敌制胜的措施。我们想通过上述情节的安排，比较形象地反映出何文进面临着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头脑清醒，目光敏锐，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秀品质。又如对贫农陈友才的塑造，原剧是写他“贪吃羊肉惹下腥”，由于贪图小利，帮助“陈家门楼”做了坏事，因而在泥坑里越陷越深。我们经过反复研究，感到这样的描写，有损于这个在旧社会历尽苦难，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也较好的贫农的形象。因此，这次修改为：开始他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受骗上当，后来，“陈家门楼”继续对他施加压力，他担心被打击报复，连累全家，精神上负担很重。敌人正是利用他的这个弱点，紧紧把他抓在手里，当作工具使用。我们觉得这样描写，既可以反映出小陈庄被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以后，贫苦农民的不幸遭遇；也有助于进一步揭露“陈家门楼”一伙人奸刁毒辣的丑恶嘴脸。此外，这次修改时，我们将原剧的幕前戏全部去掉了，有些内容安排在正场处理，这样使剧情更加集中一些。

值此剧本修改再版之际，我们想起敬爱的周总理对《夺

印》的亲切关怀，心潮激荡，思绪万千。联想到“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不由得迸发出满腔怒火。我们仅以此修改本作为缅怀周总理和痛击“四人帮”的一个实际行动。今后，我们决心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实践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的教导，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继续作战。

作 者

一九七八年九月

时 间 一九六〇年春天。

地 点 苏北里下河地区某人民公社小陈庄生产大队。

人 物 **何文进** 三十五岁，原红旗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调任小陈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

陈广清 三十四岁，小陈庄生产大队队长，共产党员。

春 梅 二十九岁，陈广清的妻子。

严德林 五十五岁，大队委员，共产党员。

胡素芳 二十五岁，共产党员。

陈广玉 二十五岁，共青团员。

陈友才 四十岁，贫农。

友才妻 三十八岁。

小 红 十三岁，陈友才的女儿。

陈锦仪 五十岁，大队委员，假贫农。

烂菜瓜 三十五岁，真名蓝菜花。陈锦仪的老婆。

陈广西 三十岁，大队会计，坏分子。

陈大富 三十八岁，社员，富裕中农。

大富妻 三十六岁。

社员甲

社员乙

社员丙

社员丁

男女社员若干人。

第 一 场

〔小陈庄生产大队的村口，有一小桥。桥畔的老杨树上悬着一口铜钟。远处荡水茫茫，村庄若隐若现。邻队的风车象一朵朵洁白的牡丹开在田头，随风飞舞。〕

〔幕启：太阳已经偏西。邻队的歌声不断传来，在田野里回旋飘荡。〕

〔幕后合唱〔高邮西北乡〕〕

桃红似火柳如烟，
荡水茫茫映蓝天。
鬲泥的船儿如雁阵，
挑肥的担子象线牵。
三面红旗迎风展，
你追我赶奔向前。

〔陈广玉扛着戽斗上。他瞩目远方，倾听歌声，非常激动。〕

陈广玉（唱〔补缸〕）

邻队歌声唱不停，
欢声笑语动人心，
姑娘们挑泥送肥如飞燕，

小伙子下荡鬲泥赛雄兵。

小陈庄偏偏不一样，

荡里田里冷清清。

心急好似烈火焚，

(慨叹地)唉!

〔胡素芳挑着担子上。〕

胡素芳 广玉!

(接唱)你唉声叹气为何因?

陈广玉 素芳,你看,人家干得热火朝天!我们队里干活的人却象黄鼠狼拖鸡,越拖越稀。

胡素芳 走,我们去动员大家再干一会儿。

陈广玉 要动员你去动员,我可没有这种耐心。(略顿)说老实话,我要不是你呀,早就离开这小陈庄了!

胡素芳 (笑)好大的志向,你留在小陈庄,难道就是为了我?
广玉,你是共青团员,团员可不能怕困难啊!

陈广玉 (欲辩解)素芳……

胡素芳 广玉!(唱〔补缸〕)

鱼儿爱水鸟爱林,

你常说要为家乡建设献红心。

怎能够碰到困难就打退堂鼓,

(转唱〔流水〕)

怎能够常想离家往外行?

我们要团结群众向前走,

(转唱〔梳妆台〕尾句)

小陈庄定能够改变面貌换光景。

陈广玉 咳!一将无能,万军受苦。我们陈大队长一天到晚

和“陈家门楼”那些人混在一道，怎么能换光景？我看瓦匠收工，还得往下跑。

胡素芳 话可不能这么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公社党委已决定派一位党支部书记到我们小陈庄来了。

陈广玉 派的是哪一个？

胡素芳 就是原来在红旗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何文进同志。

陈广玉 (兴奋地)是他？！

胡素芳 你认识老何？

陈广玉 不认识。我听严大伯说过，解放前他和严大伯在一起当过长工，是全县闻名的先进工作者。他一来，我们小陈庄可就有了一个好当家人了。

胡素芳 这么说，你不走了？

陈广玉 (笑)拿棍子赶我，也不走了。(欲去打钟)

胡素芳 广玉，你干什么？

陈广玉 打钟，催大家下田。(打钟)

胡素芳 行！我再去喊人。(下)

(幕后传来陈大富的吆猪声：“吆罗罗罗……”)

陈广玉 (向幕后)大富，大富！你怎么今天又没上工？

(陈大富手执柳条，敞开胸，揩着汗上。)

陈大富 哦！是广玉。你看，我这两只苗猪不坏吧，长身材，粗骨架，皮毛紧，耳朵大，养个半年多，不赚一百，也能赚个八十，……

陈广玉 (不满地)你整天就忙打自己的小算盘，赚钱，赚钱！

陈大富 咦，不图赚钱，我还养什么猪？

陈广玉 养猪也不能不参加集体生产。现在大忙时期，扫帚

戴个帽子都当人用。谁象你夫妻两个，整天躲在家里养猪、养羊、养鸡、养鸭、养兔子……

陈大富 慢着，慢着！我是响应党的号召，发展副业生产。连瘸爹爹都经常夸奖我，你反而横鼻子竖眼睛批评我，你，你算老几？（转眼见猪跑了）哎呀，猪跑了，猪跑了！吆罗罗罗……（追下）

陈广玉 （气愤地望着陈大富的背影）嗜！

〔陈广清匆匆上。〕

陈广清 哎呀！广玉同志，太阳还这么高，就忙收工啦？这……不是分明要我扛黑旗嘛！

陈广玉 （没有好气地）扛黑旗？这要问你自己！

陈广清 你这是什么意思？

陈广玉 你是大队干部，为什么整天东游西转，不带头下田干活？

陈广清 笑话，眉毛胡子总得有个分工嘛。我是当家人，要对全大队负责，懂不懂？

陈广玉 你既然是当家人，就应该把这个家当好！

陈广清 我没当好家？这个大队长让你来干好不好？……什么态度，还象话吗？

〔陈广西暗上。〕

陈广西 大队长，你干吗生这么大的气！（对陈广玉）广玉，你是个共青团员，团员也该有个团员的样子嘛。

陈广玉 哼！（狠狠地瞪陈广西一眼，急下）

陈广清 简直越来越不象话！你看，连广玉这个团员也是这样的态度！

陈广西 （挑拨地）这些人，本来就不把你大队长放在眼里嘛。

陈广清 (慨叹地)唉!现在是你卖生姜,他要皂角,敲锣的不听打鼓的。人家队里忙得火龙火马,我们队里却冷冷清清,象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陈广西 大队长,你是一队之长,应该早点拿个主意。

陈广清 我现在是老鼠掉在风箱里,上面受压,下面受气,还有什么好主意。好在公社派何文进同志来当支部书记了,等他来了再说吧。

陈广西 (旁白)瘸爹爹的消息真灵!那姓何的真的要来了。大队长,何支书来了当然好。不过,他新来乍到,摸不着锅灶,能有什么好办法?生产搞得不好,将来追查责任,还不是要你承担!再说,他如果把我们小陈庄的落后情况向上一汇报,那岂不是倚仗草鞋反戳了脚后跟了!

陈广清 (困惑地)这……

陈广西 依我看,要趁何支书人还没有来,抢先把群众的生活安排好,把大家的干劲鼓得足足的,让何支书来看,你大队长领导生产也不是毫无办法!

陈广清 广西,你说有什么办法?

陈广西 大队长呀!(唱[十杯酒])

要吃鲜鱼先结网,

要搭高桥先打桩,

瘸爹爹已替你想了好主张,

陈广清 (急切地)他想了什么好主意?

陈广西 (接唱)要鼓干劲先分粮。

陈广清 分粮?

陈广西 对!分粮。

陈广清 (唱)河里无水难撒网，
队里哪里有余粮？

陈广西 (唱)仓库里有的是稻种，

陈广清 (一怔)分稻种？这怕不行吧！

陈广西 这有什么不行？
(唱)分给群众谁敢把话讲！

陈广清 (唱)播种季节就要到，
分了稻种怎育秧？

陈广西 (唱)分了粮食群众添干劲，
缺少稻种公社会帮忙。
船到弯头自然直，
就看你敢闯不敢闯？

陈广清 (考虑)这……广西！
(唱)公社派来何文进，
今天就到小陈庄，
支部工作他负责，
这件事，等他来了再商量。
〔春梅上。

春 梅 广清，会计，你们又在商量什么事呀？

陈广西 队长奶奶来了。是这么回事，现在青黄不接，社员生活困难，瘸爹爹的意见，分一批稻种给社员鼓鼓干劲。大队长却要等何支书来了再同他商量。

春 梅 哎呀！这要商量什么？火烧眉毛，先顾眼前嘛。

陈广西 对，对！总不能头枕烧饼忍饿吵。大队长，你可要当机立断啊！

陈广清 (迟疑地)广西，你再帮我考虑考虑，这样做会不会违

反党的政策？

陈广西 瘸爹爹说，这样做不但不违反党的政策，而且完全符合党的政策精神。（从口袋里拿出报纸）大队长，这是前天报纸上发表的社论。这一段，是瘸爹爹看了以后特地用红笔划过的。

陈广西 （读报）“要搞好生产，首先要抓群众生活。”“各级党委必须坚决执行‘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方针。”

陈广西 大队长，这是用铅字印在报纸上的话，我们这样做，可以说有根有据，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陈广西 好吧！你先到仓库查一查还有多少稻种？再造个名册给我看一看。

陈广西 （眉飞色舞地掏出一叠条子）喏，全在这里！请你过目。这是仓库里积存的稻种数字，这是发粮清单。

陈广西 喏，你倒早准备好啦！

陈广西 事关群众福利嘛，还能让你大队长操心。就请你签个名吧。

陈广西 （接过发粮清单，又有些犹豫）这……

春梅 （不耐烦地）签，签，快签！签过了，回家吃圆子去。

陈广西 哪来的糯米粉？

春梅 跟瘸爹爹借的。

陈广西 好，你先回去，我就来。

春梅 不要就来就来的，你签过名，我们一块走。

陈广西 （翻阅纸条，掏出图章）广西，不用一张张的签了，你就盖章发条子。今天如果来不及发粮，就改在明天发给大家。

陈广西 (看手表)现在才四点钟。来得及,来得及!

春 梅 广西,你哪来的这么漂亮的手表?

陈广西 朋友送的。(解下手表)大队长,你看这只手表怎么样?

陈广西 上海牌,长三针。不错,不错。

春 梅 广西,什么时候有钱,也请广西替你办一只。

陈广西 行,行! 大队长,这只表就先给你用吧。

陈广西 不,不!

陈广西 你工作忙,有只表能掌握时间。

春 梅 广西,你就先戴着吧。省得每天早上起身不知道,还要我帮你听鸡叫。

陈广西 对,对! 你什么时候买了新的,就什么时候还给我。

陈广西 这……

(陈广西半推半就,陈广西替他戴手表。)

(陈友才精神不振地上。)

陈广西 (冷冷地)友才,你到哪里去?

陈友才 我从饭后干到现在,想歇一息再干。

陈广西 看你走路慢慢吞吞的,就怕把蚂蚁踩死了。

陈友才 (满腹委屈)广西,我不舒服,身体有病。

陈广西 有病,有病! 你就老是有病。社员如果都象你这样,我这个大队长算倒了八辈子穷霉了!(下)

春 梅 广西,广西!(追下)

陈友才 唉!(欲下)

陈广西 友才叔,你等一等走。(上前悄声地)瘸爹爹要我告诉你,队里有五千斤粮食,今天晚上要你帮着运走。

陈友才 (一怔)什么粮食?

陈广西 那你就别问了！反正少不了你的好处。

陈友才 不！什么好处我也不要。去年……

陈广西 去年怎么样？

陈友才 去年，你们骗我替队里运一船公粮进城，哪知道是你们偷的仓库里的稻子。现在一想起来，还心惊肉跳呢。这次我可不能再上当了。（欲下）

陈广西 （厉声）站住！去年你也得了钱，拿了粮，难道忘记啦？

陈友才 当时我为了治病，也是没法而已。等我有朝一日手头宽裕一点，那钱和粮还是要还的。

陈广西 （阴笑）算啦，算啦！告诉你，布下了玄色缸，捞上来总归是黑的。想洗干净身子可办不到！

陈友才 （惊慌地）这么说，你们想坑我一辈子？

陈广西 这是看得起你，这就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天晚上，你愿意去，也得去，不愿意去，也得去！

陈友才 （胆怯地）这……唉……

陈广西 （见陈友才为难，马上满脸堆笑）友才叔，你也不要害怕，不管怎么说，你和我们是一条板凳上的人嘛。队里马上要发粮了，别人一份，我给你弄个双份。喏，这是你的领粮条子。（将领粮条子塞到陈友才的袋中）

（远处传来陈大富的喊声：“大会计！大会计！”）

陈广西 有人来了，快回去准备吧。

陈友才 （迟疑不决）广西……

陈广西 走吧，走吧！（把陈友才推下）

（陈大富、大富妻上。）